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石淙詩稿

督府類
卷十七





161801





督府稿序

我邃庵先生自外臺提學歷監牧巡撫
及今以師相徵起提督軍務凡四持節來臨
關中先生之道德之政事文章天下尊仰若
為山斗然多聞而知耳不若關中之人薰而
炙之真見而知之也故關中人之尊戴於天
下特甚焉而田夫走卒於先生去必思其再
來宿儒舊德於先生未見必思其摳謁於是
見先生之道德政事甄陶漸被以入於人心



既深矣哉故先生之言語文字雖片簡半牘
得之者悉尊而信藏而珍見之者莫不悅誦
而圖傳之以無忘也去年之夏先生既仗鉞
以至士或曰先生德輝吾可復瞻政澤吾可
復蒙而先生之文章殆不可多見矣夫方今
虜聚河朔防禦是急儲餉既虛士馬焉需矧
兵騎寡羸城郭圯覆將貪庸以怯任使孰稱
先生於此計處籌畫日不暇給矣奚以文事
為今觀督府稿乃見紛結盤錯之中先生從

容憂谷無以困頁酒令文章安焉以著如此

為今觀督府稿乃見紛結盤錯之中先生從

容優裕無少困煩猶於文章安焉以著如此
炁嘗求先生制戎之迹卒騎日盛儲峙日克
將悔行以勵勇潔也邊城既剏其無備其廢
虜環伺莫敢入間以精騎竊入輒被俘戮且
盡自是遠竄不復敢近邊牧馬而先生戎幕
奏牘之上數踰百署牘之下數迨千計所有
事誠日無暇猶浩焉篇什如常時炁以是知
積之深而時出也蓋有是心言斯沛矣今
天子神聖亟召先生以光輔治理漬泱宇內

而全陝百姓則以不獲久治蒙澤興歎道路
其為將領者則曰自公之來我輩始有鬪志
今大功未集公柰何去其士卒土氓則曰自
公之來我輩始有衣食始寧幹止今沾被未
久公柰何去先生以
君命諭之皆歔歔號泣聲振原野留之不得
則乞畱先生像以寓思先生不許行旌所及
攀留俛伏者遮道又乞畱先生像不得則命
畫史攀車竊視以圖之迨節過長安又有竊

持所圖貌以証其肖者而爭以督府高名留

畫史攀車竊視以圖之迨節過長安又有竊

持所圖貌以証其肖者而爭以督府稿各留
刻焉嗚呼是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夫既
覩先生之容又誦先生之言自茲感仰尊信
之志既少自舒乎其益有深乎且先生入掌
機務其尊

主庇民吾道有賴而關中人士與天下同被
其功化此益以遂其感仰而尊信乎

嘉靖五年丙戌二月甲子門生金城段昺頓
首謹序

石宗詩稿卷之十七



石宗詩稿

三

石淙詩稿卷之十七

門生北地李夢陽評點

督府類

嘉靖四年再起提督陝西軍務時作

嘉靖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臣一清抱病林下不意謬

以 廷臣論薦承

恩命起督師西征自度衰病不能負荷上疏辭免既而

使者齎 勅符旗牌關防及

欽賞白金文綺俱至強起奉迎作詩志感

煌煌玉節引旌旄紫鳳銜書下 碧霄心似老葵終抱赤

身如朽木恐難雕已無妙筭紆邊計只合閒居伴野樵懇

疏定知回

帝聽移文休待北山招

辭免不

允温旨褒答有卿素以體國自許諒不在趙充國馬援之下之

諭強起力疾趣裝再賦一首

西北風塵

帝顧多老臣承

詔出巖阿便宜欲上趙充國嬰鑠還非

馬伏波十乘戎行新節鉞三邊精采舊關河極知

君命如山重感激渾忘兩鬢皤

夢陽曰此篇雄渾天成子美見之當豎降旗也氣槩

又氣槩不必甲兵眼中無匈奴矣

巡撫吳都憲受

詔敦迫上道設祖宴于席上有詩

次韻答之

巡撫吳都憲受

詔敦迫上道設祖宴予席上有詩

次韻答之

部將門生半已翁衰齡還復起臨戎百年氣運時方泰萬
里雲霄日正中出入敢云均將相姓名深媿自兒童相知
莫謾勤推轂 廊廟經綸有鉅公

夢陽曰亦是大作韻如
自出

再疊前韻自述

少小承 恩直到翁早持文墨晚兵戎

四朝仁聖遭逢際三鎮山川節制中遠視蒼茫驚目暗故
知迎候訝頭童甲兵數萬吾何有獨抱先憂似范公

黑髮勲名半在邊晚登臺閣媿妨賢餘生又逐風雲會垂
老仍都將相權仙掌巖巖擎太華龍門混混控三川入言
熟路驅車易却恐駑駘力不前唐鵬曰堂堂整整

先是陰雨決旬啓行之日始晴風色尚猛比登舟風
頓止江波鏡平喜賦二絕句

旌旗閃閃渡江干遠近居人塞路看共道

君王急西顧特教師保蒞戎壇

積雨顛風忽放晴日華高射令旗明江神解助天心順約

東魚龍不敢驚夢陽曰神妙之筭將驅役鬼神乎

過高郵由康濟河至界首驛東風徹夜作吼入寶應

湖風定波澄衆心胥悅偶賦一絕

渺渺三湖混太清畫船簫鼓坐空明東風也避王師路萬

頃波濤一霎平

途次有懷喬希大

尚書未老早還鄉病叟西征路正長閱世半為忙竟界作

途次有懷喬希大

尚書未老早還鄉病叟西征路正長
閱世半為忙境界作官難得好牧場
悠悠汴洛通漳水渺渺關山隔太行
空把緘書傳候鴈一尊何日話衷腸

因憶寄來詩韻奉次一首

身因抱病始懷鄉優詔許辭鷓鴣
驚行謾說山濤留啓事早聞陸贄有封章
時行時止都無繫憂國憂民兩未忘
四海瘡痍猶滿眼上醫誰與問奇方

予先年總制陝西謝病歸江南宿鄭州察院有詩題壁
間人蓋不知為予作也比再起西征壁間時猶在今過
求之壁新加泥飾詩不存矣默憶舊韻賦得一首

仗鉞還從此地過故鄉南望幾關河
風塵荏苒途應熟出

入均勞歲已多，旆擁織文先。十乘劔揮白雪，掃群魔烟霞。
已負山靈約，欲報

君恩柰老何。

唐鵬曰：有餘情，且有餘響。

原詩無稿，併錄之以紀一時之興云。

浴罷西堂片雨過，坐驚簷溜欲翻河。綠槐虛院涼聲早，翠
竹疎簾爽氣多。案牘已拋忙裏債，茶瓜聊遣睡中魔。龍宮
不借天瓢水，柰此黃塵赤日何。

夢陽曰：開口便是相業。

三入關用舊韻

雲霄倦鳥早知還，又趁剛風上九關。舉手未能扶日，
轡弓猶欲射天山。消磨歲月頻搔首，指點平生一汗顏。
却憶江南山水窟，儘多名勝待齊攀。

夢陽曰：後四句似未稱。

憶江南山水窟儘多名勝待嶠攀
夢陽曰後四句似未稱

附錄舊作四首

入關

弘治癸亥八月奉命督理陝西馬政

手提文印七年還五載乘輅又入關化雨三千秦子弟秋風百二漢河山恩深欲報無遺力位重非才有厚顏却望華峯仙掌近丹梯千仍若為攀

出關

正德丁卯五月欽准謝病還江南

九重優詔許東還行李蕭蕭又出關塞上風塵新白髮江南松菊舊青山祗因多病偏成老可是先憂未解顏若遺身閑還復健丹崖翠壁尚能攀

再入關

正德庚午五月詔起仍總制陝西軍務

三秦人逐使車還玉勅金符曉度關轉覺臣身衰似柳可勝君命重於山籌邊亭在須新令體國堂深識舊顏多少前賢經濟畧千年逸駕苦難攀

再出關

正德庚午十月勅取馳驛赴京

勅使傳恩驛 召還三邊休戚尚相關空將身跡
驅塵海豈有威名重雪山出塞偶緣隨驥尾入朝
初喜識龍顏華峯一柱擎天在仰止徒勞未易攀

望西嶽

萬朶芙蓉鎖翠烟紫巖千仞入層顛扶桑弱水蒼茫外積
石龍門指顧前獨望丹梯懷捧日浪傳仙掌可擎天斡旋
造化須神力早為蒼生解倒懸夢陽曰此詩前一聯是登
後一聯是望

祭西嶽華山文

惟神受命於

天作鎮西土一方民物實仗神庥以臻康阜一清奉

天子明命節鎮陝西諸軍事道經山前瞻拜嚴祠敬陳薄

祭神其降鑒相我武功以寧我人

華州謁汾陽王祠比歲公卿臺諫齒及老朽姓名或

祭神其降鑒相我武功以寧我人

華州謁汾陽王祠比歲公卿臺諫齒及老朽姓名或以汾陽相擬茲奉命節制諸軍于陝西祇謁王祠下不覺自媿口占一詩

一木能支大厦顛令公忠義可回天威行朔漠三千里身繫安危二十年直以丹心扶日月長將赤手障風烟向來薦剡虛相擬追想遺功獨赧然

謁寇萊公祠

半畝荒基數尺墻宋家賢相表新坊樓臺不用生前起祠宇能延沒後香未拔一丁真負國縱為孤注已尊王後人不建親征策和議終成禍靖康

夢陽曰實取虛用妙如點鐵唐鵬曰五六亦斷案

祭裴給事中文

子之官言官也子之言忠言也直氣所發誠過乎激然一時觸忤者衆而子數人獨死之命也數也非人力所能為也予以門牆之雅奉命督師西土道經子之鄉邑嘉子之忠慟子之死辭以酌之子知之否

祭張給事中文

子之素履金玉粹完子之文辭雲霞爛宣我固識子置子諫垣子不我負克昌其言梟雄扇毒竄子蠻煙子胡不死完璧以還大明麗空爍燐不燃群鳳在岡翺翺翩翩子乃死諫輿襯故園反復推究莫知其端豈人事之脩為無所與於天抑氣數之變人實乘之而天亦不能幹旋其間

之烏乎子心不愧子名不煖鏡馬貴孤室如磬懸追思門

所與於天抑氣數之變人實乘之而天亦不能幹旋其間

也嗚呼子心不媿子名不諛藐馬遺孤室如磬懸追思門
墻垂四十年生莫子援死徒子憐子喪莫助繫我之愆寄
奠一觴我涕潛然尚須執筆表子之阡

四月二十一日發陝城阻雨越二日乃行病目甚苦
風沙雨後浮塵盡洗時方憂旱衆情胥快口占一詩

志喜

一雨通宵便放晴紅塵消盡路岐平即看麥隴回枯槁可
是天河洗甲兵渭北輕烟浮遠樹終南佳色帶高城平生
亦是并州客白首重來漫有情

唐鵬曰自是燮理語

祭王堯卿文

嗟乎子有浩然不可羈之才有瑩然不可汙之志有沛然

不可窮之辯有毅然不可撓之氣賢科得雋不可謂之不顯墳闈近

君不可謂之不遇抗一疏以違時遽掛冠而勇退子之平生庶幾可以無媿也柰何遇事勇為罔卹前途之險巖有美不韞卒為時人之所忌子之自信不失為許

國之忠人之議子謂昧乎保身之智故徐福之徒薪火未然誰策其勲而曾參之殺人其母不能不惑於三至也嗟乎艱關百折不易其言得禍雖奇終以正斃子身不辱死何足計君子初為子傷而卒不能不為之一慰也我我南山子藏已深失脚而出一蹶不振緬懷疇昔悠悠我心言猶在耳莫可追尋寄奠一傷我淚沾襟唐鵬曰嗟乎堯卿當瞑目矣

猶在耳莫可追尋寄奠一傷我淚沾襟唐鵬曰嗟乎堯卿

祭周知府文 名霖乾州人先任鎮江知府

君之自守玉潔冰清君之出令雷厲風行豪強斂跡鼠雀
息爭路遺不拾夜戶不扃巧言亂真蠅棘營營彼仇則宜
臺論匪明天亦妬善遽隕歟生江流汨汨為君不平郡有
新誌紀君之名公議在人何死何生

和王巡撫韻

金戈鐵馬駐嚴城苦為蒼生獨繫情屋外顛風驚客夢車
前甘雨慰農耕病懷無那無憂 國民力難堪敢論兵塞
上喜逢同調客笑談樽俎句先成夢陽曰結似弱

題扇寄彭幸菴 聞幸庵將遣其弟冲齋書來固原

江東遥望隴頭雲行盡關山不見君好是池塘春夢裏惠

連風月與平分

固原久旱六月十四日下令以十五日建壇致齋十七日祭告祈禱是夜雨兩日方止改作謝雨文

比者固原地方自春徂夏雨澤愆期亢陽為虐麥稼在野漸至萎黃穀種出土不得長茂人心憂惶罔知所措已經播告諸司徼惠于神致齋祈禱建壇伊始遽獲感通一雨滂沱四郊霑足秋成有望衆情胥悅惟神之惠民敢忘報謝尚願自今雨暘時若物阜民康戴神之庥永奠邊土

坐上口占贈潘汝和方伯之山東

纜辭官馬又官船直遡滄溟萬里淵男子路頭牢著脚泰

山千仞豈無顛

坐上口占贈潘汝和方伯之山東

纔辭官馬又官船直溯滄溟萬里淵
男子路頭牢著脚泰

山千仞豈無顛

六月賞蜀葵贈呂道夫憲長語意蓋為道夫而發也

抗炎朱夏未全癡自保丹心似老葵
誰道看花非我事也曾看向未開時

夢陽曰此等句最風韻有味

官署賞葵襍詩有引

予在吏部時兩廂葵花盛開觀而樂之有詩比至家園
四時皆有花可賞獨不及葵謂以多故然實不多見也
茲西征歷邊城自春徂夏未嘗見花固原後堂有葵叢
生初亦不知其美數日後花始放久之益盛五色交錯
輝映庭几爛然錦繡之林也案牘戎馬之餘輒一造賞
口占成句家史記而錄之得十二章獨念江南賞花故

人無一在側為可恨耳

初見花

家園有名花夙昔夢見之晨起步前除葵生鬱萋萋輕風
薦微馨朗日耀其輝居然避光春抗茲炎熇威金盃溢零
露玉笋紛素粧底足豈不智蔓引將何為豈無桃李顏緣
多不入時君子貴有恒棄擲何足悲夢陽曰此篇古調

醉西施

粉白紅暈微風颺之故名

薰風輕颺軟紅孤靈露微沾玉雪膚好是西施沉醉後髮

鬟斜插倩人扶

夢陽曰太近裏則嫌於粉

一文紅

紅葵高出羣花之上

旌分幢列自成叢突出堦前一丈紅莫是牡丹重換骨要

系朱子武風夢陽曰好句

旌分幢列自成叢突出堦前一丈紅莫是牡丹重換骨要

將殊色試秋風

夢陽曰好句

千葉丹

世人看花愛千葉我愛葉多心不多留取傾陽方寸在不

然無柰此葵何

唐鵬曰公平生只此心耳

小嬌紅

嫩紅妍麗可愛

嫩白嬌紅淺更深玉人斜倚碧窓陰柔枝不受凡禽宿蝶
翅蜂鬚莫漫尋

采葵詞

采葵復采葵采采食其英佳蔬亦無數何必葵之烹惜芳
吾不忍把翫傷衷情雖能斷人采終恐風露零勸君采葵
莫放手放手傷根葵不生

夢陽曰惜之又惜

樂府 菩薩蠻

繁華盡向春光了暑中獨愛庭葵好傾心苦為誰老天應
自知夜深清露滴曉起金杯側忽扮道家粧瑤池飛羽觴

黃葵

丹鼎芽初茁遊蜂釀始成紫陽冠製就飛蓋入瑤京

白葵

誰將一片玉刻畫散天葩道人將換骨故故點丹砂

紫葵

博望乘槎去携將馬乳回仙翁鍊成質製作紫霞杯

紅白葵

宮粧艷相競霓舞紛駢羅芳姿不入賞人情輕所多夢陽曰此

篇古調古句古意唐以上之作

紅白葵
宮粧艷相競。霓舞紛駢羅。芳姿不入賞。人情輕所多。日夢陽此

篇古調古句古意唐以上之作

晚葵

八月邊城暑氣消。一庭佳色晚蕭蕭。雖然不及松筠操。若比群花也後凋。

寄壽彭幸菴太保

名高一代詩書將身是。中朝保傅臣閫外。貌貅思駕馭。海中龍馬羨精神。尊兼齒德三稱達。老憶交游幾是真。料得壽筵酣飲日。鱗衣輝映白頭新。

書前詩畢口占數語併寄為壽

金風蕭蕭掃餘熱。堦庭尚畱萸兩葉。玉宇澄澈銀河清。正是生申好時節。皋闌有秫堪為糧。黃河之水供壽觴。滿堂

賓客齊笑語祝翁壽與河山長

海山王都憲在陝城寄詩次韻答之海山近得報遷
兵侍將還 朝予駐節固原不得一會併此餞別

纔聽西來又北還蒼生休戚正相關勲名早已騰 朝野
靈秀元來孕海山不遣皂囊停白筆咲看青鏡尚朱顏邊
州只隔長安路東望輶車未可攀

坐鎮邊庭賴有人指麾談笑筆如神君看西府籌兵地盡
是中臺執法臣聊以寒溫通尺素不隨旌節送征輪向來
戎馬多彫敝調護煩公幹化鈞

三持節鉞鎮邊城指點平生一愴情報 國無能空坐食
籲天有疏只歸耕古來邦政須圻父聞外邊籌仗本兵願

尋太平戎馬息收將民命專功成

籲天有疏只歸耕古來邦政須圻父閫外邊籌仗本兵願

得太平戎馬息敢將民命博功成

開府行

旌旗晝拂烟塵開鉦鼓動地聲如雷路傍群叟暗相語不
道我公今又來當年從公至關道我是壯夫今已老似聞
軍令尚精明頗覺容顏半枯槁弓刀萬騎如雲屯多是當
年鞭策人部將生兒還拜將部卒亦復稱將軍自公入

朝佐

天子功成身退誠善矣胡為乎來復此行遠涉沙場千萬
里 聖皇求舊 溫旨褒

君臣之義安所逃不然七十二衰叟豈任絕塞風塵勞黃
河水深金城高我士酣歌馬騰槽亦知保障乃良策忍使

赤子塗脂膏羽書飛騎捷於鳥獵獵西風捲沙草劍氣晴
橫紫塞秋角聲寒咽黃雲曉不用彎弓射雉營坐銷氛侵
回光晶將軍帳前但飲博士女自織農自耕直遣羯胡齊
北渡我車旋指江南路經過到處題姓名他日知吾來幾
度

夢陽曰杜體唐鵬曰公紀律固如此

賀 萬壽節後詣 文廟行丁祭禮有述

環珮趨鏘肅漢儀邊城五夜漏聲遲請看玉振金聲地正
及鸞鳴獸舞時四海文明符泰運萬年吾道際 昌期不
隨百辟歌天保聊效封人獻祝詞 夢陽曰大作

勅賜義民華騰霄墓誌銘

騰霄遽至是哉騰霄罪無可死為讐家所中官不之察坐

以死鳴之部使者鳴之 朝積數歲官既知之嫌於富室

騰霄遽至是哉騰霄罪無可死為讐家所中官不之察坐

以死鳴之部使者鳴之 朝積數歲官既知之嫌於富室
避莫肯直去年冬蘇郡守胡君孝思廉得其實始直之既
脫獄而病病且革謂諸子曰是亦人所為哉命乎天也華
氏獲通於予三世矣騰霄父東洋處士還往尤習予每歸
江南東洋必造謁款數日而去弘治丙辰予提學陝西公
務取道歸東洋病不果來予此行忽遣其塾師携騰霄至
書云佑病殆不起弱子孱弗立先生其子視之予感其言
許諾東洋卒騰霄年未弱冠綜家政克自樹植鄉人初或
少之乘間肆侮且訟之百釁叢集人謂宜稍貶以脫禍騰
霄曰審如是吾家破矣毅然應之直氣昌辭身遭窘辱不
少沮撓訟輒勝自是人莫敢侮貲產蕃殖家益昌予以東

洋故每為調護然相見必有規警欲其體聖門好禮無驕
之訓以保身完家自是屏除俗好樂為義舉駸駸有時名
矣騰霄姓華氏鯨名騰霄字也別號懲齋其鄉先達陳方
伯所題取懲忿之義陳故東洋友寓規也華世為常之無
錫人出南齊孝子寶之後六世祖幼武五世祖綜韡高祖
興叔曾祖宗隆祖守正皆以隱德望其鄉至東洋義聲振
一時所與游皆名卿大夫士其卒也予為傳之初東洋壯
無子其配鄒氏憂之為聘曹氏子為側室寔生騰霄性穎
慧東洋愛之甚不遣之學未克其才然遇事機警凡所料
理多出人意表既遭多難歎曰吾祖得吾父而惡言不至
于耳吾獨非夫也乎橫逆胡為乎來哉吾父將不瞑目地

下矣用是益自淬礪執禮守讓或時折節下人而猶不免

于耳吾獨非夫也乎橫逆胡為乎來哉吾父將不瞑目地

下矣用是益自淬礪執禮守讓或時折節下人而猶不免
富者怨之府勢然耳初東洋之喪治葬與祭咸中禮邑人
改觀比鄒母卒哀慕如東洋儀文緝腆有加焉常語諸子
曰吾不母生而母實子我無母則無我况汝輩乎乃請故
殿學靳文僖傳鄒母事行以傳歲稍豐穀米盈羨則曰此
歉之漸也節縮浮費以備不測歲忽不登則傾困以糶曰
我享其息人樂其利惡乎不可至於人棄我取操其贏餘
居積如白圭比佃人輸租有弗給輒減且蠲之正德辛未
都憲桐江俞良佐治水江南以邑東圩岸圯知騰霄有巧
思幹局檄使治之不三月工成丙子歲饑巡撫都憲王文
明請于

朝行勸令之多者給之劄得樹綽楔于門旌其義騰霄
應例輸粟八百石以備賑事 聞得授冠帶為義民被
勅嘉獎有素有恒心猶敦禮讓之

諭太宰太原喬希大為書素有恒心四字揭之楣間侈
君命也其生成化戊戌四月二十八日卒於嘉靖甲申十
一月二十二日年僅四十有七而已娶鄒氏子男八長延
壽次延禧延慶延祚皆鄒出次延禮延福延祿延緒皆側
室出女五人孫男一師中女孫一今年春二月子起廢西
征延壽率諸弟持狀詣予請撰其父誌銘予以戒行伊邇
辭閱五月予駐節固原延壽遣其僕持書謁督府請曰先
父卜以今冬九月二十八日祔塋邑椿桂山祖塋東偏不

得公誌銘不肖之罪無所於贖矣於乎是尚可負哉銘曰

父卜以今冬九月二十八日附葬邑椿桂山祖塋東偏不

得公誌銘不肖之罪無所於贖矣於乎是尚可負哉銘曰
民以義稱世所貴官以義名

君所賜有高其門表綽楔樹之風聲流永世我不疾趨行
乃躡彼橫逆者奚宜至明明我心坦不媿胡然而天報施
炭我委其羸界來嗣有欲徵之視銘誌唐鵬曰簡切似韓

中秋偶吟

玉露金波萬里思亦知天地本無私請看沙磧磧中月還
似石淙淙上時病眼不禁深夜坐賞心已是隔年期老來
伎倆無多在報答秋光但有詩昔年自陝西總制歸江南
曾有詩云為謝石淙淙上
於詞
月黃沙磧裏照吾曾今用舊意○夢陽曰此篇宛曲情勝

中秋值雨遂阻賞月之興悶賦一詩欲以明日為期

不知天意肯從否

塞上喜秋晴陰雲特地生
正當三五夕不放月華明
人望每多缺天心亦惡
盈來朝氛翳盡皓彩發光晶

唐鵬曰情景無限等閑便盡

十六夜月明如晝果副昨宵之願
呼酒與客同賞喜

賦一章

璧彩金光望轉濃一尊多興與君同
月華此夜殊清絕天意於人自感通
坐愛秋堂分淨影醉疑仙吹落高空
嫦娥故故飛明鏡偏照當年白髮翁

師召豸史持與幸翁太保西津聯句詩見示依韻奉
答

西來有意逐雲龍忽得新詩興轉濃
絕塞沙寒迷朔鴈高

城風細度昏鐘先憂後樂人千古戀

關懷鄉意萬重明

西來有意逐雲龍，忽得新詩興轉濃。
絕塞沙寒迷朔鴈，高

城風細度昏鐘，先憂後樂人千古。
戀關懷鄉意萬重，明歲輶車過鄉邑，
荻花深處待過從。

師召欲於九月朔日東巡，予留駐一日，
是夜風雨大作，雖欲不畱，不可得也。
再疊前韻一首貽之。

急雨顛風捲怒龍，晚來驚見濕雲濃。
街頭汨汨添秋水，窓外瀟瀟亂曉鐘。
關戀仰瞻天萬里，鄉心回隔路千重。
不須投轄君應住，有約聯詩定肯從。

九日無菊，堦下葵花數株，妍麗如昨，
酌酒賞之，得三絕句。

邊城風日此重陽，又負黃花一度黃。
堦下老葵如我意，尚畱侍色殿秋光。

獵獵秋風掠樹枝
葵心一點似當時
芙蓉江上遠
清賞留爾當軒侑酒卮

烈日燒空色正榮
秋來霜露轉多清
炎涼翻覆何須問
猶喜葵花不世情
夢陽曰三篇託物寓情良不徒作

與曹黃門于德藍豸史玉夫夜話間索詩因請以二君姓為韻餘韻皆二君所出也

君才以已奪劉曹
巨筆如扛每自操
謾向邊儲誇腐朽
亦知民力盡錐刀
陽春不厭酬巴調
瓊玖翻慚報木樵
無限先憂心事在
早歸青瑣接瓊臯
右贈曹于德

彩毫隨意掃雲藍
更喜詞鋒百戰堪
興未盡時休逐棹
事難言處且清談
長城經畧吾猶負
九鼎勲名君自擔
若問

南歸定何日
杏花春雨是江南
右贈藍玉夫

難言處且清談長城經畧吾猶負九鼎勲名君自擔若問

南歸定何日杏花春雨是江南 右贈藍玉夫

九月二十四日諸將官破賊獻馘軍門予與巡撫王

都憲共舉犒賞之典用曹黃門所寄詩韻一首

偏師薄伐虜心寒露布朝騰遠近歡早向軍門傳將令不

教時輩笑儒酸西風落木山容淨白草黃沙鴈影單更喜

中丞新駐節滿城花鼓詫奇觀 夢陽曰此等句却不頭巾單字佳前入少用

送巡按鄭豸史得代還 朝

一從持節下 鑿坡賊吏聞風解綬多道路共傳春有脚

英才兼藉禮為羅青年軻發青雲路白首詩慚白雪歌遙

指秦關望歸騎無由縮地柰情何

讀書讀律兩收功全陝山川按部中直躡丹梯凌華嶽笑

將長劍倚崆峒入 朝人避乘驄路出塞聲先攬轡風纔
得相逢又相別題詩相贈意無窮

十月六日發程巡邊前一日雪

滕六知師出先清塞上塵野田渾失路沙草尚含春萬馬
寒嘶靜千山曉望新漁策何處所心逐大江濱

巡邊偶吟

一出頻看隴月圓朔雲回首隔晴川鄉心已落征鴻後行
色還當小雪前二十年来三建節兩總制六千里外五籌

邊初受命經畧繼為亦知保障為長策全陝蒼生望息

肩巡撫并總制提督夢陽曰唐鵬曰周雅

鎮戎道中

躑躅邊城路行行西更西曉寒風掠面日暖雪成泥策馬

鎮戎道中

躑躅邊城路行行西更西
曉寒風掠面日暖雪成泥
策馬頻經險看山漫入題
平沙望不極客思轉淒迷

夢陽曰二句佳甚對

之皆未稱

雪中用蘇長公韻四首

此詩昔年所得失其稿默憶其半而足成之

未論見鷺與分鴉聊為星堂誦
雪車坐訝山川非色界望

疑金石有狂花

金石生花謂之狂花

東風幻作梅千樹明月粧成玉
萬家莫向坡翁爭險韻翁

才元自勝全義

霰集初驚六出纖旋看如席漸
成嚴呈祥自可占來麥侔色
何勞較絮鹽江上孤舟誰把釣
梅邊處士獨巡簷舊時同調
今安在聊復微吟掃兔尖

色迷林莽失歸鴉凍合川梁利走車歲事三冬初見白天
機六出巧成花清尊劇飲便豪客寸鐵爭雄憶作家破履
先生莫愁絕有人鐵甲擁矛叉

乾坤一色失鴻纖灑氣生寒晚更嚴照室摠成雲毋障聚
庭或作虎形鹽影隨鸞舞潛窺沼意學梅粧巧墮簷桑野
幾多行樂地愁容無復上眉尖

夢陽曰四首皆穩帖

巡撫王公再用酸字韻見寄寧夏道中疊韻答之

邊城風雪乍生寒不為馳驅減合歡歷盡征途無險易從
教世味有鹹酸旃裘曉撤穹廬遁鐵甲宵憐祗席單萬里
一身方獨往詩成須借賞音觀

夢陽曰亞於前和

破虜謠

有序

嘉靖四年八月十八日大虜在陞浪以數百騎爭度黃

破虜謠 有序

嘉靖四年八月十八日大虜在莊浪以數百騎浮渡黃河入靖虜地方河外賊聯絡劄立意在探我道路窺我虛實將與套賊合謀入寇靖虜將官出兵禦之斬其先鋒一人報至固原督府發兵追剿賊見兵至伏山谷間兩日夜人馬饑乏乃鼓譟而出我兵追之不敢逆戰經寧夏界上掠居人丁畜由鹽池石溝中空以出將遁歸套中督府先是已布置諸軍于各路按伏蓋防套賊入境不虞寇自內出檄寧夏諸軍合兵追剿賊迎戰數十合多所斬獲賊既不得逞乃委其所掠并達馬夷器以遁至邊墻邊兵遏之不得出斬首數級賊無計率其輕騎復奔腹裏將由舊路以渡我兵追及迎戰敗走又斬

首數級驅至河爭浮渡河漲胥陷沒焉尚有六騎達西
岸去賊僵屍澗谷墮崖塹以死者多達馬死傷枕籍道
路諸軍既罷散猶有十騎奔至邊墻棄其馬匹械器緣
墻而出蓋自是花馬池定邊營墻外數百里無復賊蹤
矣諸將恐其報復未敢掣兵然此田中之禽占利搏執
非貪功好殺者比當无咎乃采邊人之語為破虜謠凡
十章

天驕底事太猖狂夜渡黃河犯我疆
一自轅門發兵後犬羊何處可潛藏

將軍行擁萬貔貅腰間寶劍氣橫秋
不獨胡兒驚破膽邊頭豺虎也含愁

大呼角車沒聲誰不見群胡在艮中
包火雷飛箭星落回

頭豺虎也含愁

大呼陷陣殺聲雄不見群胡在眼中
砲火雷飛箭星落回頭一霎虜塵空

沙場鏖戰月昏黃夜色慘淡星無光明
到轅門報功次將軍親驗血衣裳

迫虜墮河河水渾飽供河底蛟龍吞止
餘六騎生歸岸報向穹廬合喪魂

沙間虜騎骨成堆墻外胡兒為乞哀
只道天兵惟薄伐如何匹馬不教回
花馬池邊墻外虜人數十騎各話云不來
槍掠乞將酋首數十人在內者放出等語
邊人以斬殺盡絕應之皆哭而去

千里沙場一掌平草間殘血尚流腥
莫言斬首無多級帝德寸今本好生

將軍威武不可當
千騎萬騎皆驍驍
會須踏破天山缺
淨洗腥羶復故疆

白旆央央西出關
三千鐵騎盡歡顏
大將端居若無事
但聞人唱凱歌還

卧聽三軍飽欲歌
亦知地利在人和
惟來精采非前日
芻粟陳陳比舊多

夢陽曰既謂之謠不當以格調言矣

巡邊偶吟四首

出門風雪莽愁人
行至窮邊暖似春
應是六陰消欲盡
一陽地底轉鴻鈞

老將臨戎古有之
周家方叔唐子儀
不聞七十章逢叟
來總熊貔百萬師

年年此地備狂胡
今日巡行是坦途
極目龍沙千百里
並

總熊貔百萬師

年年此地備狂胡今日巡行是坦途極目龍沙千百里並
無一騎踏平蕪

韓公遺跡不須問范老經營說到今今代輿圖非弱宋
良工獨苦是誰心夢陽曰此首是杜格

塞上曲十首

萬里晴空宿靄收弓刀千隊擁貔貅曈曈曉日旌旗暖獵
獵西風鼓角秋

鐵馬金戈再入秦邊頭老稚盡欣欣誰知今日登壇將還
是當年仗鉞人

漢代封疆今虜巢轉輸征調使民勞犁庭掃穴非吾志上
策無如保障高

張公受降不可尋東勝一棄至于今遂使豺狼卧門闥辜
負山長河水深

大河以南地方千黃沙白草遠連天元是職方輸貢地望
中沃壤盡良田

黃河西來入城流溝塍曲曲環平疇地利儘多生意少似

聞財力盡誅求

指夏城

連年鐵甲戌窮邊霜裏棲身草上眠為王戌邊良不惡忍
凍妻兒還可憐

漠漠深山連大沙犬狼長此伏機牙亦知田禽利搏執不
以遠裔勤中華

花馬池連興武營東有清水西橫城上得邊牆望環固千

里沙場如砥平

花馬池連興武營東有清水西橫城上得邊牆望環固千

里沙場如砥平

玉門金壘勢崔嵬百二秦關亦壯哉天為華夷限疆域河

湟一水故西來夢陽曰十首俱杜格末二首更高

邠州郵亭壁間有詩一首不知何人作其詩曰太宰西

征乘將權三秦豪傑滿軍前行筵頤指金貂客盡是當

年舊執鞭或以告予戲和一首

關外三持上將權五旬之後六旬前七旬之外重來此潦

倒空先祖逖鞭

花馬池官廳壁間有海山王公詩次韻一首

萬籟沉沉乍有無中天寒月半輪孤戍邊甲士和霜卧出

塞將軍藉草鋪白骨不銷千載恨金城誰獻萬全圖旃裘

遠遁烽烟息不信茲行是畏途 夢陽曰平正英雄

任多史象虞閔儲固原以十二月一日將之慶陽予

留之不可是日大雪阻不能發戲柬一首

卧聽寒聲落瓦溝起看庭下雪成丘亦知柱史停驂興不

為人留為雪留 夢陽曰足為談柄

雪中偶作

至前風日暖如春至後驚看雪意新白滿田園占歲稔凍

迷川谷斷胡塵邊頭鐵甲先生色江上梅花冷笑人無限

歸心驅未得深杯呼酌兩三巡 夢陽曰纖細

清戎王豸史發固原至平涼用前寒字韻寄予依韻

答之

戲之曰君家故物可輕畀人耶曰物貴於得所歸于德博

答之

戲之曰君家故物可輕畀人耶曰物貴於得所歸于德博
雅好古是卷在吾家失與得無大損益錫山之華以孝子
故望於江南于德寓情桑梓必寶之無失是卷為得所歸
矣因憶西涯李文正公嘗得米南宮懋多景樓詩筆墨清
潤甚愛之比予入京師題以相贈曰君二米鄉人是樓又
君所憇遊地也前輩風度固在玉甫之用心其類是乎

回原與王昭大話間賦此因錄贈別

子當正德年危言犯 雷霆時非諫議官而以諫得名

君恩大於天小謫不出京 今皇御寰宇賢俊紛彙征舊

物已光復豸冠侍 明廷手疏扣 天闈甘作仗馬鳴豈

不念迂戇安能負平生驅馬出郭門遙遙戒官程蜀道固

險巖子心如砥平忠信隨所遇風波安足驚昔視關中學
抗顏謬橫經門墻子桃李藥籠子參苓悠悠三十載塵鞅
稀合併冰霜厲長途風沙暗邊城剛為信宿留忽作萬里
行有懷不得盡欲別難為情子行善自愛養晦還居貞我
病行且歸箴言落心盟 夢陽曰鋪敘流動

跋都御史藍公生祠記樂詞去思碑卷

正德己巳盜起蜀川蔓延於漢沔庚午遂聚徒數萬流劫
城邑殺人盈野村落為墟

武廟命東萊藍公文繡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往任戡
定之責公至漢中不數匝月撫有文告勦有兵守有城郭
問民疾苦大布惠澤於是創傷者稍蘇故亡恙者益安幹

止又越二年蜀猶搶攘漢人安堵無事癸酉群盜悉平公

問民疾苦大布惠澤於是創傷者稍蘇故亡恙者益安幹

止又越二年蜀猶搶攘漢人安堵無事癸酉群盜悉平公
之謀績居多遂進右副都御史遷南京刑侍以去漢人德
之為建生祠祠有記祀有樂歌去思有碑吏民大夫士頌
歌之者至于今不衰公既引謝厥子御史君玉甫哀之成
集屬予以言方公受命討賊時予起廢西征逆藩聞公
舉措知賊不足平矣比諸鎮告捷于朝予為吏部賞功
之典寔與議焉蓋公廓大而冇容條理井井細鉅不遺且
善知人任人宜其成功若是之易而感人若是之深也嘗
聞治內盜與外寇不同赤子盜弄兵革非化外戎狄可比
漢宣帝時渤海盜起命龔遂往治之至則移書屬縣悉罷
捕盜吏無何盜賊悉為良民宋仁宗時蜀中有寇京師震

動張方平為帥乃歸屯軍撤守備得賊不誅悉令歸農蜀
竟無事公之平寇不免用兵若異是者蓋海瀕遐遠其民
困於饑寒而吏不恤益州之賊初苦侵苛假息其鄉無他
志故皆得以安之而無患今蜀漢之賊非饑寒所迫皆惡
少年群聚不逞敢於拒命稱亂其鷓張跋扈之志有難窺
測不可以恩結不可以赦原其勢不得不兵之顧公之在
陝與見素林公之在蜀皆撫勦兼用恩威並施不濫殺以
逞而公城守之功尤著有不戰而屈之勢焉使二公與龔
張易時與地其所處宜止以異也因與玉甫論及於是乎
書

誥封一品太夫人麻氏墓誌銘

太夫人姓麻氏故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

誥封一品太夫人麻氏墓誌銘

太夫人姓麻氏故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懋菴李公之繼室予友
故西涯先生賓之之繼母也成化丙戌予以童子薦上京
師入翰林肄業以同鄉謁先生海子之西涯時先生初授
官編脩請見公辱獎與公今見太夫人太夫人飲食之比
官外制先生為翰林侍講進侍講學士相與甚習稱知己
用是吾母張太夫人獲相還往稱通家焉歸嘗語吾妻胡
夫人曰入李之門子婦禮而雍視其家規夔斬斬為主婦
者不當若是耶予既外補越十有五年入為奉常時公及
吾母張太夫人俱謝世先生進秉鈞軸吾妻歲時往拜太
夫人歸謂予曰麻太夫人年幾七十聰明彊固如昔時先

生繼配朱夫人事之恭恪太夫人禮之亦甚厚若未嘗婦視之者予喜知李氏之澤之長也正德庚午予起廢西征被徵為吏部先生已位極元揆予每造必請拜大夫人先生既得謝歲癸酉太夫人壽八十傾朝士往稱慶各有述作予寔序之丙子先生捐館予亦得

請休致歸江南又越八年為嘉靖甲申太夫人之訃至矣先生嗣子兆蕃以書告哀且請為墓誌銘予報曰吾事也顧未得狀懼弗悉明年乙酉春三月予再起督師而先生門人南京工部侍郎何君子元以狀至匆匆啓行至陝西艱關戎馬間不及從事又越數月始克為之太夫人葬已逾歲惟不及期是媿念予二家非常交文難拘常格故先

疏其獲通於先生之門者如此至語太夫人之福初封孺

難關戎馬間不及從事又越數月始克為之太夫人葬已逾歲惟不及期是媿念予二家非常交文難拘常格故先

疏其獲通於先生之門者如此至語太夫人之福初封孺人進宜人屢封至夫人兩封一品夫人而例以獨存得加稱太蓋近世文臣之所未有者壽九十有一其卒也

上賜諭祭二壇命有司治葬事仍給齋糧麻布各五十為賻皆殊恩也語其行公初配劉夫人蚤逝公性高雅以詩酒自娛不善生殖家漸落太夫人繼主中饋惟儉惟勤以裕厥家公坐是不嬰懷內顧時先生始十歲同產弟東山東川尚在抱太夫人寔撫鞠之恩若已出卒成先生之德學為國師臣其有功於斯世甚大自公以上三世皆單傳公乃有弟弟復無子東山東川俱不祿先生子兆先廕國子生才而不壽兆同殤亡太夫人生贈中書舍人東溟

舍人生子兆延兆蕃先生靖於太夫人以兆蕃為後廕尚
寶司丞進陞卿兆延亦以先生恩廕中書舍人遷大理寺
副自是子姓日延與蕃引之勿替又成東山之配蕭氏為
節婦卹兆先之婦潘至死猶戴太夫人恩以不及報為恨
其有功於宗祊甚遠其他內行尚多在太夫人為常事無
容述也語其世系出陝西之三原隸尺籍京師李之先出
茶陵亦隸京衛戎籍故太夫人歸於李子四先生其長仕
至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致仕越五年卒贈太師謚文正初配劉氏
贈夫人繼岳氏贈宜人朱氏封一品夫人次則東山東川
次即東溟太夫人女孫為先生出者長適宣聖六十二代

孫齮封衍聖公聞韶次適光祿寺卿崔君傑為贈舍人君

次即東溟太夫人女孫為先生出者長適宣聖六十二代

孫龍封衍聖公聞韶次適光祿寺卿崔君傑為贈舍人君
出者適虎賁左衛指揮張揖曾孫男長傳次仲曾孫女長
適刑科都給事中劉濟餘未行太夫人生於宣德七年八
月二十八日其卒則嘉靖二年六月七日其墓則

孝廟所賜公葬域以卒之年八月十日啓公壙而合窆焉
者也予與先生為異姓昆弟四十餘年先生之墓予實銘
之太夫人之銘予何敢讓顧其事行何君狀已具載而光
祿君所述為尤悉予不能有所益云銘曰

隻影子子如綫不絕有鳥五色出自丹穴翔於

天闌衍其世澤有綿瓜瓞繫夫人之德河嶽秀鍾萬夫之
雄煢煢在恫孰保其躬俾植以崇為國鼎鐘為文章鉅公

繫夫人之功早施暮取厚食厥有天畀之貴壽世則稀偶
銘昭不朽九原知否

寄藍豸史王甫時在甘肅盤糧

獨騎驄馬向窮邊踏遍沙場路幾千關塞早傳春有脚山
川真見玉生烟殊方職貢通天竺

聖代提封盡酒泉到處觀風有章疏皂囊頻徹冕旒前

固原重建鐘鼓樓樓當城之中央俯視四境予為題

之曰鎮西賦得三律然未足以盡樓之勝也

西閣風高鼓角雄南來形勝倚崆峒青圍睥睨諸山繞綠
引潺湲一水通擊壤有歌農事足折衝多暇虜塵空登樓
不盡籌邊意渺渺龍沙一望中

設險真成虎豹關層樓百尺枕高寒重城列戍通三鎮萬

不盡籌邊意渺渺龍沙一望中

設險真成虎豹關層樓百尺枕高寒重城列戍通三鎮萬
堞緣雲俯六盤絃誦早聞周禮樂羌胡今著漢衣冠分符
授鉞知多少誰有勲名後代看

千里關河入望微四山烟雨翠成圍蒹葭淺水孤鴻盡首
蒼秋風萬馬肥

聖主不教勤遠畧書生敢謂識戎機狂胡已撤穹廬遁體
國初心幸不違夢陽曰三篇皆大作恐樓不如詩

發固原諭軍士

奉 詔發古原朔風捲征衣山川愴離色冰霜厲餘威軍
士遮我道吞聲仍涕泗問公胡為來問公何遽歸未來我
士瘠既至我馬肥倉皇忽來去喜極翻成悲公初受

明命計將殄戎夷喜茲數月間胡馬不敢馳長城未就緒
套虜猶潛窺邇聞西海戎伏莽藏禍機公不念邊氓翩然
謁帝畿翻恐一篲功終為九仞虧予方處非據聞言增
惕而茲事本天意人謀安所施平生體國心內顧已
多違不言吾亦解慚負

明主知恩綸下霄漢待我以黃扉臣心故未棄力不能
奮飛肯以垂盡年冒昧貽評譏有疏扣天關歸食故山
薇世事耳不聞安能較是非如聞新大帥銜命來督師作爾戰之氣恤爾寒與饑爾往各自樹奚用懷
我為

過王母宮

廣成遺跡此崆峒東去仍過阿母宮玄鶴有靈還石竇碧

過王母宮

廣成遺跡此崆峒東去仍過阿母宮玄鶴有靈還石竇碧
桃無語自春風誰能學道超塵外轉覺談仙是夢中十度
往迴繞一上歸驂今日又匆匆夢陽曰唐調溜亮

涇州察院壁間有詩不知何人作次韻一首其詩曰

年萬戶殘犁鋤今日又歸田防胡空築長戎窟不似
新來大將賢

塞垣無事絕狼烟落日牛羊下野田老我經營惟內治邊
功端合讓來賢

永壽監軍莊郵亭壁間有詩不知何人作次韻一首

其詩後四句云金符玉節催征騎赤日炎天渡大江
塞上風清連瀚海單于驚見舊旌幢前四句忘之矣

世情翻覆苦難降悔却輕身下石淙絕塞烟塵車轍半畏
途風雨鬢毛雙荆岐北繞遙連華河渭東流直到江尺寸

未成歸去早空勞鐵甲引朱幢夢陽曰唐調句好但河不

除夜有述

忽忽流光驚歲暮天涯蹤跡尚茫然鴻鈞暗逐三陽轉寅
斗先後半月旋老去形容非舊日坐深燈火又新年故鄉
骨肉成寥闊空憶屠蘇到我前夢陽曰唐調

壽近山劉司徒七十

大雅今誰是長安早識君曾襟黃叔度心事范希文鋒穎
當場露絃歌宰邑聞度支書上考渤海著奇勲峻擢司徒
重殷憂

聖主分震撞身屹屹調護意勤勤夕聽雷風變朝違鴛鴦
羣一塵都不染萬事總辭紛家近南山麓舟橫渭水濱持

竿時釣月曳杖或穿雲心遠禽魚狎情融草木忻賦詩渾

羣一塵都不染萬事總辭紛家近南山麓舟橫渭水濱持
竿時釣月曳杖或穿雲心遠禽魚狎情融草木忻賦詩渾
漫興飲酒但微醺七十今方慶期頤未足云綺筵歌雜遝
寶鼎氣氤氳堂上椿生色堦前桂吐芬高風朝士仰厚德
里人薰許與稱知已睽違限俗勞欲邀長日坐相與究皇
墳

溫泉懷古

華清浴罷已斜陽胡孽終成禍有唐人世幾迴驚代謝泉
聲元不管興亡霓裳舞絕川原靜繡嶺雲深草樹荒過客
登臨歸去晚月華山色共蒼涼

浴泉二絕句

平生巾履本無塵我有盤銘不離身道上黃塵千萬斛一

湯浴得幾時新

雲竇淙淙空復深開元蒙恥到于今爭似箕山洗耳水能

洗世人名利心

唐鵬曰 蕪洛風雅自別

祭張生之槩文

生亦政用昭之子舉鄉貢母喪居廬於墓塊苦寢地斷葷肉醢醬如是者

三年竟以毀瘠致病而亡

某年月日三南翁奉

命東歸道經華州聞張生之槩之孝慟其亡乃以瓣香東

帛遣西安府官具酒餼往奠而重之以辭曰

嗚呼人孰不死子死於孝死豈徒哉厲我風教申生過孝

屈原過忠觀過知仁今古所同少華之山渭川之水子孝

之名與之終始

屈原過忠藿過知仁今古四同少華之山涇川之水子孝
之名與之終始

華山雜詠

松蘿為徑石為關歷盡崎嶇見此山烟火稀微青嶂裏笙
歌縹渺白雲間誰騎野鹿尋真隱自濯清泉醒醉顏目斷
長空飛鳥盡遠遊何事不知還

右第一關

先生遺跡此山多蛻骨猶留峭壁阿世上紛紛皆物化此
關參透更誰何

世路艱虞已慣經晚辭塵跡閉巖扃于今正際唐虞世恠
底先生睡不醒

右希夷硤

老去尋幽興未慳每逢巖壑便躋攀谷雲黯黯低垂樹澗
水潺潺曲抱灣小徑斜穿蘿葛密殘碑半蝕蘚苔斑平生
不信難行路夷險都歸一咲間

右青柯坪唐鵬曰荏列
之意以唐調發之

謁楊太尉墓二首

公心自可質明神
王密何曾是故人
慎勿令人窺夜戶
流言傳播恐成真

關西人仰薦儒宗
厚德宜膺四世封
莫道經過頻下馬
家聲我亦託弘農

東繡史希宋居近華山
因以華巖自號長洲文徵明
為作華巖圖時希宋已棄官
不出將於是老焉予為賦之

巖巖蒼翠倚雲霄
下有幽人氣正豪
自擬迹名甘穩卧
非關索價浪為高
群峯並峙雄三極
一柱孤撐奠六鼇
老去迷途方夢醒
眼看聲利等秋毫

迷途方夢醒眼看聲利等秋毫

三出關用舊韻

四十年来數往還 君臣大義苦相關
懷鄉好似夢中夢 報國敢辭山上山
謾向龍門尋底柱 且斟清渭濯塵顏
病來已謝鷓鴣伴 野鶴冥鴻自可攀

中牟公館與獻吉提學話舊用前所寄詩韻二首

遠從西嶠趣南裝 忽得君詩抵夜光
門外尚懸貔虎節 夢中先著芰荷裳
宦情久與禪機寂 世味惟應蔗境長
三十年前曾讓子 知言竊比宋歐陽

斯文衣鉢自吾人 出處平生各任真
聖主有恩容病叟 太平無地不閑身
百年風雨清明節 滿目鶯花爛熳辰
便合同舟過江左 烟霞深處醉餘春

聞朱御史士光擢守淮安賦一章為贈

聞君得代還 朝去忽報專城拜

命新畿內故為根本地臺端可少老成人應將烏府風霜

筆散作黃堂雨露春莫道淮陽能久滯

五雲回首是通津

渡江

去歲偶因西事起馳驅惟恃寸心丹

恩綸却訝 徵還早老病真愁赴 召難萬里雲霄飛鳥

倦一江風雨釣舟寒太平勲業諸公在獨卧山林夢亦安

唐鵬曰忠蓋忠蓋非苟為去就者

書督府稿後

書督府稿後

愚讀

石淙先生督府稿至於三復然後作而歎曰
懿哉先生之道之大也夫文武一也天地之
陰陽吾心之動靜也自觚翰以為文兵戎以
為武而後道二道二而天下紛紛矣先生是
編論者謂其得於戎壇有古橫槊雅歌之風
類以文事優之而不知先生之武功蓋出於
此何者其氣也士卒之倡也其思致也籌筭

之勝也其體裁也紀律之嚴也其光彩也節
鉞之震耀也其變化無方也機局之縱橫闔
闢竒正捷出而不可窮也是皆生於心之神
明以經緯民物而戡禍亂非空言者是故施
之四方施之政本其道一也或乃章句是攻
則騷人韻士焉爾矣何庸於武而亦何足以
語先生之文哉愚於其間嘗謬為評訂而恐
其言之盭於道也謹推先生之大者以為天
下告

嘉靖丙戌春三月門生京口唐鵬謹跋

下告

嘉靖丙戌春三月門生京口唐鵬謹跋



督府稿卷之二

朱乃雅後序



督府稿卷之二

東札類

與內閣諸先生



某衰朽病廢之人久不敢致起居於左右不惟體勢宜然亦實為多病纏繞不能近筆硯故也新正二十四日忽兵部差千戶陳璽齎咨文見示知有提督陝西軍務之

命方患痰嗽伏枕聞之驚懼不知所出伏念某曩官京師因目疾痰疾足疾為患瀝誠懇請章數十上乃奉俞旨休致今年七十二歲精力日憊耳目四肢無非受病之地豈能復供任使不然則

聖天子登簡眷注之恩賢宰相汲引扶持之德至深至

厚人非木石豈不知感知報安敢崇飾虛讓甘為名教之
棄物哉情具奏疏中仰冀垂念斯文夙昔之愛力為維持
使得苟安林下以全餘年則感荷之私所謂生死而肉骨
也力疾口授代書奉瀆萬希加察

與兵部鄭姚二亞卿

比歲節聞

恩命正人登用不勝 邦家世道之慶然未敢具一書賀
者林下之人體勢宜然兼為多病纏繞故也新正二十四
日蒙差千戶陳璽齎咨文見示知有提督陝西戎務之
命且承教翰詞意諄懇方患痰嗽伏枕間驚懼不知所出
伏念某曩官京師因病懇請章數十上乃得

俞旨休致今年日老病日多精力日耗耳重目昏足膝痿

伏念某曩官京師因病懇請章數十上乃得

俞旨休致今年日老病日多精力日耗耳重目昏足膝痿弱牙齒脫落精神健忘豈能復供任使餘具奏牘中仰冀維持使得苟安林下以終餘年則感激之私何可言何可言

與王陽明司馬

家僮回蒙教翰詞意諄懇讀之藹然如見顏色所奉大作雄偉明暢大家數文字也顧非淺薄所敢當悚愧悚愧但原求錄序今作題跋卷中題跋已多皆出門下而序文必歸大手筆然此序議論曲折正得序體僭易為序而冠諸首簡不及請命負罪負罪令先公墓文極知不稱乃蒙獎與過當益媿益媿近日忽兵部咨知有提督陝西戎務之

命且與公名同上在公實稱如僕曩官京師因病不能供職辭章數十上乃得

俞旨休致今年日老病日多精力日憊豈能復供任使已具疏懇辭

聖明必能憐察而此任未免屬之公矣

與吳東湖都憲

近聞

新命昨具一書奉達計未徹覽而使者齎翰劄至矣開誦具悉至情但蒙遣賜腆儀以賀為名似非見愛亦非所以見處者老病廢棄之餘豈能堪此重託方抱媿懷憂之不暇而何賀之足云況未嘗受

命決無受賀之理不敢以知厚破衆例方命知罪高明當

暇而何賀之足云況未嘗受

命決無受賀之理不敢以知厚破衆例方命知罪高明當有以深諒我也

勅尚未至想事情已緩或別有改圖亦未可知辭疏稿奉去試一目之則僕之衷曲可槩見矣

與張補之象史

比承光過冗不及留敘隨具柬奉攀再過得聆清誨而仙舟遄發留無及矣至今為媿閣下器識之高趨向之正老夫所稔知嘗閱所著作詩文章疏具見所學所負抱度越人人敬服敬服止上在何時道出敝郡欲得款畱數日少慰瞻企之懷想當不恡老夫近聞提督陝西三邊戎務之命老病衰弱決不能出已具疏辭免

聖明必能憐察倘

天聽未回再辭三辭恐不但已也

與朱彥史士光

別來雖止數月已隔一歲風神言論恒在心目間歲前嘗蒙翰劄記存不即奉復實因多病不能近筆硯亦林下體勢宜然也近者忽聞提督陝西三邊戎務之

命無任驚愧已具疏辭免

聖明必能憐察承教示詞意藹然顧獎借過當非淺薄所敢當益媿益媿腆儀下及賢者之惠無所不當受但比日諸公多致此禮以賀為名竊謂既未受

命似無受賀之理已盡却之不敢以知厚破衆例不恭之

罪無所於逃臺綱甚肅遠近生風諸司懍懍奉法令豪強

命似無受賀之理已盡却之不敢以知厚破衆例不恭之

罪無所於逃臺綱甚肅遠近生風諸司懍懍奉法令豪強
斂跡為臺使者不當如是耶忻羨忻羨所上三疏惻怛之
情剛正之氣溢於言表讀之起敬力疾修謝不盡所懷臨
書耿々

再東內閣諸先生

頃承

新命自度病體不能負荷具疏懇辭亦既鳴之左右矣
俞旨未降竊意大賢君子必當有以體悉之二月八日兵
部差官齎

勅符旗牌關防俱至且叨白金文綺之賜方病痰嗽強
起盥櫛奉迎伏讀

勅詞督以大義期之古人褒勵之至前此所未有
聖君賢相之所以垂念老朽者如此感激奮發至於泣下
分當即時就道而近患痰嗽未得寧帖無以先次辭免之
奏未下暫調理數日方可議行然愚衷有不能已於言者
病體衰弱其最甚者目疾此雖故態近來昏懵轉甚咫尺
不能辨物披閱文字茫然如隔雲霧是可任重大之託邪
仰惟鈞相以曲成萬物為心矧一七十老翁又忝知愛豈
不能深體而全安之乎情激辭迫悚息

與席文同宗伯

某近奉提督陝西三邊戎務之

命自念曩官京師因病不能供職辭章數十上乃得

俞旨休致今年日老病日多體力日衰憊豈能復供任使

某近奉提督陝西三邊戎務之
命自念曩官京師因病不能供職辭章數十上乃得

俞旨休致今年日老病日多體力日衰憊豈能復供任使
已具疏辭免候

命間兵部差官齎捧

勅符旗牌關防俱至并白金文綺之 賜伏讀

制詞責以大義期之古人又兩奉

旨敦遣

君臣之義無復可避但見患痰疾目疾未愈姑俟調治稍
愈方可議行然揣躬度力終是已疲之驥不雕之木縱使
勉強到彼亦恐無益邊防執事何以處我無惜教示

東謝吳東湖都憲

老夫薊爾病軀孱馬弱質屏跡過十年之久流光邁七袞

之餘

朝廷誤聽僉同之謀深懷求舊之念假之節鉞重其事

權幽壑之腐草春生廢爐之寒灰煖發獎與屋

絲綸之渙號敦遣勞撫鎮之臺臣天地之恩無以復加

人臣之義不當復避但恐不雕之木巧匠無所用其能久

棄之驚造父不能為之御欲遂循墻之請免貽覆餗之憂

執事屈威重以臨門率屬僚而勸駕先生閭里歡動縉紳

待宿疾之稍瘳當力疾而就道病體不能躬謝短絨聊達

愚衷顧牲醪之貺謹當拜嘉而綵幣之施不無過重實抱

無功之媿敢逃方命之愆冀體亮之以心庶辭受之兩得

與胡永清亞卿

閣下直躬古道有壁立萬仞之雄浩氣昌言有萬夫莫奪

與胡永清亞卿

閣下直躬古道有壁立萬仞之雄浩氣昌言有萬夫莫奪
之勇老夫初知之而未深深且信矣而未悉也逮夫處賊
濠之地抗章銷變有曲突徙薪之忠而
天不加察黨禍者巧設機穽以陷之岌岌乎不免矣於是
乎心醉神伏幸

朝廷百年作士之有斯人也虎口既脫要路屢登而老夫
偃伏林下有願見之心無得見之階而向往之誠固在也
病廢以來已漠然無與於世事矣不意忽承

新命自度不堪負荷即具疏辭免而

勅符旗牌關防俱降 恩賚便蕃

制詞隆重督以大義期之古人人臣之義不當復有辭避

而近患目疾痰嗽未愈勢不能出不免再疏陳請如

天聽未回只得扶病而往金羅兩進士至承教翰詞意諄懇因得竊觀近所上諸疏皆至論名言而忠厚惻怛之情昌大俊偉之氣溢於言表其間亦多觸忤時忌吾人不能深諒徒撫其違衆數語以為口實其微意所存固不能窺也夫以公之才自足用世公之節自可抗俗公之望自能繫時重輕一二醜正之輩徒自損耳於公何與焉鄙見謂未起之先宜居貞養晦脩其在己者耳天下事不須再言反招衆咻無益人我雖畝不忘忠大臣盛節而知幾之神尚口之戒固聖門之家法也不得已而起然後以其平日之所負抱所欲為者隨所位任而大施之若噤不得施

則奉身而退庶乎始終之節全而出處之義明矣賢者自

日之所負抱所欲為者隨所位任而大施之若噤不得施

則奉身而退庶乎始終之節全而出處之義明矣賢者自有處豈俟贅言

與湛原明司成

賢關重地乃得鉅儒斯文幸甚世道幸甚京江密邇南都聞上任未久而時雨之化已淳淳在人蓋昔之為司成者多以法束人法嚴而弊愈多犯者愈衆執事以誠待人以德服人人感其誠而不敢欺化其德而不忍犯為師儒者不當如是邪老夫病廢以來已漠然無與於世事矣不意忽承

新命病不能出兩疏懇辭既乃蒙 恩賚便蕃

勅詞隆重人臣之義不當復有辭避而病嗽病痰未愈不

能就道進退維谷有如此者柰何柰何

與劉亞卿

承惠寄佳章雄渾典則顧獎借過重非所敢當兼有文幣
之貺儀物交至令人媿感久稽裁謝實坐多病因循然亦
林下之人體勢宜爾也老夫忽承

新命付以節鉞之重度非所堪即具疏辭免未奉

俞音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亦欲力疾而往但精
力既不如前志慮亦非昔比恐終無所建立將舉其平生
而弃之矣相知何以處我何以教我當不吝王亞卿去
便代書附問草率希亮

與邊廷實太常

老夫病廢之餘忽此差遣自度病衰不能供職即具本懇

與邊廷實太常

老夫病廢之餘忽此差遣自度病衰不能供職即具本懇
辭乃蒙 恩賚便蕃

勅詞隆重人臣之義不當復有辭避而近患目疾痰嗽未
愈因循至今昨者辭疏

命下不蒙

俞允又兼邊報絡繹屢奉

旨督催前去節制調遣勢不容緩擬於初七日渡江途間
仍俟第二辭本以為進止倘不得遂子爾病軀恐終無所
建立柰何柰何承翰教及寵以高製莊重典則顧獎借過
當非所敢當捧誦知媿又承文幣之貺近日中外士夫凡
以賀禮來者一例謝却謹付使者納還亦冀高明有以深

亮我也

再東東湖都憲

老夫起廢西征執事奉

詔敦遣柰衰病之軀夙疾未瘳

新恙繼作不能即時就道致勞憲節久駐心甚不安昨又

蒙寵以佳製欸以盛筵情文兩孚儀物交至執事體

國之誠愛賢之意不可復加矣而走也非其人也其何敢

當其何敢當醉酒過多目青益甚未能躬謝先此代拜但

侑以文幣佳賚便蕃不無傷惠蓋執事所將

君命也老夫之行國事也享之以酒饌固當歆服重之

以幣帛似不敢受况勸駕之禮前既有行茲亦不當複出

謹當納之郡中知我罪我尚希情亮

再東湛原明司成

以幣帛似不取受以藿加之補前良不名玄不補
謹當納之郡中知我罪我尚希情亮

再東湛原明司成

所示趙充國之說正與

明旨相符合但金城之外五郡之地實據以為巢久且益
蔓雖欲屯田而不能也田中之禽利用搏執顧今兵食未
充不知以全取勝之策當復何似俟至彼議處犬羊遠遁
則且耕且守庶幾得如來諭之所及者乎作士規條聖賢
成法推衍甚明關中學校老夫舊作育地也服武之餘依
倣以示諸生奉以周旋必收顯効執事之賜不少矣

與金蓉谿司馬

去年秋曾兩致書屬西征

命下不知得一一徹覽否大司馬行邊誠失居中制外之

道

聖意必有主然節鉞所指耳目一新人或為公危之老夫固知不足慮也既而犬羊退遁邊塞肅清是固

朝廷威德覆被而風聲所動節制之功豈可誣哉忻慰忻慰陝西三邊設總制官近年士夫之論往往及此但須慎選才賢不宜謬及衰朽已瀝誠懇辭期於必遂既而

溫旨責望愈切貴部以邊警節題奉

旨催趣前去節制調遣東湖都憲受

詔敦迫駐鎮江浹月勢不容已只得於三月七日力疾渡江然途間猶俟第二辭本

命下以為進止倘

天聽可回得遂林泉之樂以終餘年莫大之幸也是月二

命下以為進止倘

天聽可回得遂林泉之樂以終餘年莫大之幸也是月二
日陝西承差至得手翰知已旋師還 朝書中情愛拳拳
讀之感動因念此行如不可免必得 廟堂本兵大臣協
力扶持乃克有濟如言不見聽志不得行雖如
勅旨所擬郭裴韓范之賢亦不能有所建立而況於一孱
然老翁其何能為陝西雖區區舊節制之地而時異勢殊
大非昔比蓉谿之行得之耳目運之心思詳且密矣無惜
備書明示使有所依據不至顛躓非但門墻之義是即大
臣體國之忠也糧草缺乏為今日第一急務到彼如有奏
乞煩與鳳山公極力維持不致阻遏可也

與李獻吉

老境長途忽此良晤二十年戀慕之懷少得慰澆台天假
之也顧止得兩接言論匆匆而別又增一倍悵惘矣拙稿
為好事者所刻蕪襍不足觀亦無倫次誠木災且播醜惡
於人既止之不得亦欲借是以備遺忘俟教於名家鉅公
自西涯之後非吾獻吉莫可託此承面諾希乘暇披閱
存其可者而去其不可者有當君意處批教數語邊城得
此如濯清風於溽暑中為快何如刪去一半待別錄成帙
乃求大作序諸首得因是以傳姓名此生大幸幸不見吝

與周子庚巡撫

邊防事重豈老病之人所能堪况各鎮撫臣皆出懋選固
亦不借總制之力但今錢糧缺乏為第一重務當作何議

處希早行來以俟

奏請足食乃可足兵近來各鎮兵勢

亦不借總制之力但今錢糧缺乏為第一重務當作何議

處希早行來以俟 奏請足食乃可足兵近來各鎮兵勢
不揚軍多生怨皆因糧賞不敷所致凡所宜為無拘常例
無避小嫌同心協謀大為劈畫以為地方深長久遠之計
庶稱 朝廷付託之意高明深思而熟圖之此行先到固
原恐未免貴鎮一行至期奉報兩承翰教足感至愛使回
聊此附謝

與致仕喬白巖太宰

去歲聞得遂懸車之

請在白巖本懷良足為慰但

朝堂無人公道孰與張主

國是孰與維持不勝斯世斯文之惜即欲遣人致書往候
動止病冗因循未果因憶先是四月六月各寄書云人臣

進言當體太易納自牖之訓無世俗徇之見以伉直為賢恐激衣冠之禍此書未達而衣冠之禍果成白巖亦且西歸不及見矣

主上仁孝寬裕可與致太平臣下不能從容開導以成就君德顧乃專務攻訐期於必勝遂釀成厲階不知何所止極豈非天哉新正二十六日知有提督陝西軍務之

命因念曩官京師因目疾痰疾足疾為患瀝誠懇請章數十上乃奉

俞旨休致今年七十二精力日憊豈能復供任使已兩具疏辭免而

溫旨督迫人臣之今似不當復避兵部又以河套甘肅事

旨以邊方多事催促前來只得兼程而進四月初一日到

溫旨督迫人臣之今似不當復避兵部又以河套甘肅事

旨以邊方多事催促前來只得兼程而進四月初一日到
於陝西地方具本謝

恩舍人楚淵回承教翰開誦諄切如接晤語所上章疏辭
嚴義正但恐太露圭角大臣體國雖有所激而言終欠
渾厚衆賢和朝亦政不宜如此況又齒及老朽既招多口
且恐傷執事知人之明若前十二事之奏則近歲所無
當於古人中求之耳

再東內閣諸先生

入關之初已奉一書後暫住省城數日詢諸二司訪諸鄉
士大夫皆云戎備廢弛行伍消耗其原皆由倉廩之空虛
軍食之不繼今日急務必得充實邊儲查補軍伍先養後

教則軍令可行軍氣可揚軍威可壯此非赤手空言所能
辦必鳴於朝廷鳴諸當道而後得慰所望職業所繫故
不能已於言也耳目所及彫敝之狀已不忍言而窮邊數
千里未經耳目者當復如何良可憂懼顧為政在人舉用
才能亦非得已近日度支所處支應目前猶恐不給積歲
累月柰何為計鄙懷拳拳欲為地方遠圖不然今年經理
只了今年明年經理只了明年歲歲差遣不已勞乎僕誠
聞劣受知君相誠不敢自負自棄此下車第一義煩深體而曲全之
與秦鳳山司徒

近日屢嘗奉瀆想達左右錢糧缺乏急當多處上下之論

皆然詳見奏牘中不敢再贅大臣體國之義一當從夙

近日屢嘗奉瀆想達左右錢糧缺乏急當多處上下之論

皆然詳見奏牘中不敢再贅大臣體國之義一當從夙昔相愛之情二當從在執事固亦不忍不從也貴部所擬銀鹽能有幾何較之往時十無二三原擬計處軍餉銀二十二萬餘兩部咨內開除尚書金發甘肅七萬二千餘兩尚餘一十五萬兩要行糴買糧料接濟固原等處糧儲今據布政司查報放過一十八萬兩有餘其間有解洮岷兵備處供應官軍者有發永豐倉折放俸銀者有補支韓肅二府祿糧者皆出巡撫衙門批行其解固原環慶等處止是四萬兩有餘見存司庫銀五萬兩比之原擬僅得三之二併開中鹽引數亦不多而價高糧貴商人遲疑不肯趨赴前項所處聊可供應目前鄙懷拳拳深欲為地方

遠圖比見先年各鎮守臣動欲奏乞差戶部堂上官督理邊儲者蓋因部中不肯深念邊事之難往往恠惜寡與若差部堂彼自能乞討易於聽從如李時器顧良弼之來所齎甚多足濟邊務故鄙疏云然亦不得已倘肯俯從多發雖無部堂得一二屬官隨同委用如叢廷秀之例足矣知近日卿佐多不肯出恐致稽延恃在知愛故達此意邊糧拖欠多因各該官員不肯用心催徵誠如部咨所云今欲立法懲戒必得請勅行來非敢已甚特欲借是以警動人心耳

與金蓉谿司馬

錢糧煩與鳳山極言期於必遂而名募馬價在本兵必不

見咨大臣體

國有同舟共濟之義門墻道誼之私固未

錢糧煩與鳳山極言期於必遂而名募馬價在本兵必不

見咨大臣體 國有同舟共濟之義門墻道誼之私固未
暇論也戶部初擬不過欲應答目前區區則欲為地方遠
圖邊軍缺馬十居其半苑寺茶馬徒取充數行太僕寺收
貯馬價不多乞討之數欲一半供名募之用一半仍留買
馬使邊城多充旣之良則邊將生敵愾之心矣是兵除清
補軍丁之外別無所處惟名募庶幾可行然無錢則亦不
肯應命既當軍役必置號衫弓矢器具彼貧民誰肯自出
已財以應執銳披堅之役乎奏內所引弘治十八年之奏
乃東山之筆後亦不曾多用存五之四在官不知彼時本
兵何所處也軍門必有財用乃能激勵人心蓉谿之疏所
論西海賊情當以後一着為得計如冬間套內無賊明春

或可舉事苟無錢糧財用寸步不能行但此言不可先泄
惟容豁處不敢不預告也徐當論列以俟進止

與致仕彭濟物司馬

令弟來再領教帖接語數日幸翁風神顏采并飲食起居
之節無不備詢知福履無涯蒼生之望猶繫於公公其自
愛區區駐固原將一月碌碌無所規畫套賊向往未定欲
西巡圖一良會地方事重有所未敢若八九月間無事即
當發程西邁相與劇談痛飲於皋蘭之下當不我拒河西
事情陳中丞金司馬後先論列朝廷一切付之提督顧
惟寡昧未有所見所處幸翁嘗親歷其地身任其事可否
因革願明以示我使有所持循不至如錯倘於地方有益

則區區之私幸不足言也

因革願明以示我使有所持循不至其錯倘於地方有益

則區區之私幸不足言也

東鵝湖先生

奏事官回承賜和鄙作教示窮邊得此如執熱者之濯清風也快哉快哉然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矣政府崇嚴乃不忘情於雞壇故人如此豈勝為感為謝節有論 奏俱未得報想蒙維持不俟贅言套賊向往未定聲息雖多不曾近邊而甘肅又屢報回賊之警近果侵入永昌為官軍所敵殺敗衄而遁雖非大捷亦少沮其鷓張之勢矣固原極為衝要士馬單弱蓉谿初意亦善但守備固原一處改為叅將又與主將同處一城事體似欠穩當

廟議報罷極是今若改為分守固靖環蘭等處地方叅將

則精采自別耳目一新所薦劉文乃土漢之人所歸向者
非區區之私好也賤目昏花轉甚舉筆不能作字老年衰
態固已若此柰何柰何

東巡撫王都憲

套賊久不露形跡近日走回人口傳報大衆臨河而返俱
在套中意圖南牧果然當在旦夕間矣城中選軍想已就
緒原擬七月中旬以前造冊徵報八月十五日起程九月
初一日到邊今既有前項聲息不得不預調防守後有的
確消息再當飛報益引已派發四鎮林正郎聞已到鎮城
此君儘宜任事任勞任怨蓋有用之才也昨傳金蓉谿已
致仕未知果否蓉谿處此危疑之地得脫甚妙但种勛賁

緣賄賂固未嘗及其門彼何由知之而嘵嘵者之論至此

此君儘宜任事任勞任怨蓋有用之才也昨傳金容雞已致仕未知果否容谿處此危疑之地得脫甚妙但种勛夤緣賄賂固未嘗及其門彼何由知之而嘒嘒者之論至此然則楊震能畏四知而不能使王密之不來震亦貪吏也耶寧夏事變不常故欲得如楊宏桂勇者鎮定之而言者誤聽至此且士夫之取楊宏正以其廉而反謂其不廉正以其直實而反謂其狡猾正以其無附麗而反謂之奔競是非易位良可為世道慨也

與江南諸親舊書

入關中已四閱月江南消息茫不與聞邊務廢弛已極如破屋然床床皆漏雖極力修補不知能振起二三分否且往年總制專備套賊今套賊之警方殷却未嘗入寇此其奸謀未測或待秋深馬肥乘間大舉亦未可知邊人或以

為有所畏避不敢進未必然也甘肅一鎮回賊窺其西達
賊掠其東士不解甲倉無厚蓄守臣告急專一仰給軍門
而謏才赤手不知何以應之所喜到鎮以來耳目一新將
多効力軍有鬪志雖不敢為犁庭掃穴之舉亦欲收執訊
獲醜之功若夫成敗利鈍付之

天矣邊城岑寂翹首江雲不勝激切顧受

命未久不敢言去俟虜患稍寧乞骸之疏當在明春耳餘
不喋

東巡撫王都憲

昨奉鄙劄方以頻致佳饋為辭而使者賫惠白粟又至執
事之意良以僕身處邊城案牘戎馬之勞有所不免隨行

者衆恐日費難繼此固體悉愛念至情但僕常祿頗豐雖

事之意良以僕身處邊城案牘戎馬之勞有所不免隨行
者衆恐日費難繼此固體悉愛念至情但僕常祿頗豐雖
今日有所費而所得俸祿足以過酬豈敢於分外別有所
受前二次所饋白粟俱發永寧驛作應得廩糧及吏掾輩
廩給口糧日逐支送以克該驛之數此固原之人所知也
而取之西安運之驛迤路途車脚之擾他人何由知之但
見其入而不見其出恐浮議或由是以興此深防曲慮之
意故兩次饋儀俱不敢受此後千萬無勞動念乃見以德
愛人之義也

與唐提學憲副

比見邸報陪寫叅牧甚非所宜閣下以人品自當殊擢以
年資亦當不失為長憲造命者豈偶未之思乎但吾人自

處常使係於己者有餘而係於人者不足無傷也况低昂
人物士林公論具在而乘除損益

天實主之亦惟行法以俟命而已若因是介諸心胸形諸
言面非所望於賢者 朝廷已用次員 廟堂必有所處
矣

東鎮江劉郡守

聞蒞郡以來寬仁慈惠省事節用大得牧民之體民戴之
如父母為循吏者當如是蒼生何幸何幸居上以寬為本
然必濟之以嚴寬以恤民庶嚴以警吏卒寬以植良善嚴
以鋤強梗寬嚴相為用政是以通民是以和否則令出於
上而閣於下雖有良法美意民將不被其澤矣此固賢者

之所優為豈俟贅言關中歲事頗順民心頗安雖強虜在

上而閣於下雖有良法美意民將不被其澤矣此固賢者

之所優為豈俟贅言關中歲事頗順民心頗安雖強虜在
套未有深入之勢然吾所以待之者亦既嚴矣偶便布此
希亮察

東司徒秦公

承覆奏

准給鹽引銀兩足感扶持且承教示委曲僕亦知財用匱
乏司國計良難顧地方事重利害切身有不能已於言
者耳鹽引糧銀各至三十萬在一鎮則有餘散之四鎮則
不足且今陝西各衛所負欠官軍應得月糧積至二三年
數至百十餘萬上司所至遮道泣訴有人心者所不忍聞
而沿邊折支不及本色之半貧苦之訴如出一口聞僕之

來若有更生之望而謏才赤手惟以甘言撫慰而已幸蒙
官帑送給又且許將藩司原收三項官銀留用尤感體悉
內一件傳奉事所收銀兩係原擬該解甘肅之數今亦不
敢轉而之他也套賊初不露形跡近日走回人口傳報大
衆臨河而返俱在套中意圖南牧果然當在旦夕間矣且
區區往年總制專備套賊今甘肅虜情尤急蓋有三寇焉
回賊窺其西亦卜刺巢據其南零賊掠其北彼鎮士馬怯
弱倉庫空虛實難支持每見奏內謂甘肅已寧實未嘗寧
也况速壇滿速兒遣牙木蘭糾合瓜沙瓦刺諸賊將謀入
寇屢得諜報云云未敢深信亦未必全虛所喜其先遣回
酋脫脫木兒領兵窺掠一入我境即被勦殺或足以挫其

鋒而折其氣也寧夏自遭變故人習狡詐反復多端故欲

酋脫脫木兒領兵窺掠一入我境即被勦殺或足以挫其

鋒而折其氣也寧夏自遭變故人習狡詐反復多端故欲
得如楊宏桂勇者非惟防禦虜寇亦可鎮定人心巡按亦
以為然詢之士夫邊將衆口同然而言者誤聽至此宏為
總漕數年修舉廢墜使京運早完其功實多此執事所深
知何俟贅言顧此位欲之者衆得早脫為幸不然如簧之
口不知何所止極也

又

邊儲蒙曲賜扶持陝西固靖環蘭一帶先後召報俱完邊
儲糧草頗有積蓄秋冬之間縱使大虜橫行可以無患但
延寧甘肅三邊缺乏如故皆前此因循之過也後鹽三十
萬引已發甘肅七萬五千引延綏六萬引寧夏五萬引陝

西止留十一萬餘引待銀兩送到仍分發各鎮量留固原
此皆為軍儲設也聞巡撫又上補支軍糧之奏公帑有限
誠難區處然七年之病三年之艾亦止可隨宜旋補以數
年為期則可必欲一旦補完雖罄府庫之財亦難取給固
原等邊官軍苦告缺食已酌量補給少救目前此又巡撫
之所未及知也小鹽池鹽法近年大壞所司召中並無一
人告報乃至拘刷舊商謂之勒報既失人心又虧國課
可發一嘆謹以鄙見陳奏伏惟裁處立為永遠之規至於
納銀納馬多寡分數一覽自知而所謂三七分之說亦不
得已蓋新舊召報商人多因失利於前則不肯覬利於後
此人情之必至也病目草草代書餘不多贅

與內閣費先生

所諭百成言不可輕舉成元老大臣
國處狀而所以

得已蓋素舊召率商人多因少利於前具不肖豈利於後
此人情之必至也病目草草代書餘不多贅

與內閣費先生

所諭西戎事不可輕舉誠元老大臣經國遠猷而所以
垂念老朽者亦至矣鄙懷初憤此寇戕我藩維將為腹心
肘腋之害欲祛處之竊比於田禽搏執之義諸將所見畧
同不意迤北大虜遠來尋襲意者

天厭其惡假手於其醜類不煩我兵但北虜壓我茫浪境
界恐後不靖而回夷又踵去年故智擁衆圍困肅州官軍
分散鈔掠河西之危特甚固亦無暇外討彼鎮邊備額廢
已極前當事者內治不修專結外釁積怨釀禍邊人切齒
不知者反以為功前此鄙疏已附見此意茲事傳報已至
鎮巡未有公文遽難上

聞方議發陝西遊兵應援而腹裏忽有渡河之賊竊伏侵掠意向未可測已督行諸將分道勦逐尚未奏功或以為套賊陰謀豈其然乎又或者西海殘寇被逐遁來但相離地遠恐未必爾數日後有的確消息當再奏報事下之時鈞相必有所處

與司馬李公

承差楊鸞回承翰教開諭諄切足感念舊至情套賊潛蹤未入回賊似不足憂惟莊浪涼州大賊壓境蓋自西海尋襲不獲利而回者其去留未可必恐河凍之時有窺伺蘭州靖虜之謀近日以數百騎渡河入我內地者陝西官軍逐之延寧官軍截之雖皆畧有斬獲尚未殄除而地方人

民幸不遭害為可喜耳

逐之延寧官軍截之雖皆畧有斬獲尚未殄除而地方人

民幸不遭害為可喜耳

與太宰廖公

縉紳士夫傳誦執事掌銓以來紀綱大振宿弊頓革近倖
請託一例不行凡所舉措司屬無所預其力此固執事所
優為而鄙懷不能不為斯文喜也二司缺官頗多前已奉
達不獨區區而撫按亦皆無官委用如固原兵備河西關
南二道守巡舊者已去新者不來其新陞者每多乞罷雖
不見許每假此為遷延之計况此地此官責任頗難其不
願來者縱強之使行亦難濟事謬有舉奏倘事未行得如
所請不獨老夫之幸而地方有所倚賴執事以人事
君之忠亦不外是矣至叩至叩知銓部鑑衡不欲使外官

干預但大臣同心為國諒不肯若此不然則七十老翁亦嘗從事鈞衡台輔之後英俊滿朝豈無堪膺是任者而必強之使來來復不得自展老朽何足惜如公家事何如初命何恃愛不敢自隱諸惟鑒怒

與內閣兵部諸公

近日渡河入境之賊陝西官軍逐之於內沿邊官軍遏之於外寧夏官軍邀擊之於中東逐西奔且戰且走延將一月方將盡絕蓋是積年入寇猾賊道路甚熟伏藏甚巧斬獲雖不多而死於山谷沉於河流者頗衆所喜官軍接戰未嘗損傷地方人畜不曾遭害寧夏境上雖微有虜掠旋即奪回而達馬委棄道途死傷不可勝計大挫而遁莊浪

走回人口傳係小十五部下之賊而花馬池邊外套賊有

即奪回而達馬委棄道途死傷不可勝計大挫而遁莊浪

走回人口傳係小十五部下之賊而花馬池邊外套賊有
答話探尋其未出者或足以沮其邪謀喪其驕氣矣謹具
實以聞不敢有所粉飾是雖非大捷然河套河西兩地
劇寇窺伺之際關係非輕彼蓋狃於往年空虛將乘間肆
掠而出不虞喪敗至此區區不過坐鎮移文而已固未嘗
有勞而各路官軍有聞闢而喜之氣似不可泯幸裁處而
振興之

與刑部都察院諸公

陝西樊紳之變本出妖言愚民被其誑誘雖率衆攻城而
旋即散去所挾兵器不過數件署官立號虛名惑人亦無
顯跡始既未嘗流劫鄉村戕殺人命後又未嘗與官軍拒

敵止是入山二十六人為于鰲所獲餘皆解散之後官司
陸續擒捕轉相攀引至此今槩坐以謀反之律致陷一百
六十六人於極典情恐未安

聖明好生事下法司看詳必不盡依所擬而僕忝有地方
之責不敢不言且此事傳聞已久上下因循不早撲滅逃
罪不暇何敢言功陝西地方此事甚多別有論列蓋欲消
患於未萌也總希裁處之僕亦盡吾心焉耳

與甘肅巡撫寇都憲

所諭地方事足知留心邊務糧銀已發五萬兩去矣腹裏
買糧固知不得已之言但腹裏臨鞏地方收成亦薄米價
騰貴近日洮岷靖虜等處急缺糧儲區區及王巡撫俱發

官銀糴買累月買不及半且蘭州每銀一錢買糧料時估

賈糶固矢不得已之言但腹裏臨鞏地方收成亦薄米價騰貴近日洮岷靖虜等處急缺糧儲區區及王巡撫俱設

官銀糶買累月買不及半且蘭州每銀一錢買糧料時估各九升召商與八升還不樂從安定會寧每銀一錢官糶不過斗一二升又無可買者比之涼州莊浪時估返似高貴此事決不能行若民運本色亦是舊例但節被好事者題奏事例俱徵折色解蘭州戶部請勅郎中一員在彼收貯聽該邊領運此舉上下已相安縱欲強之使納本色必致奏告紛紜終於報罷况先年民運亦無本色糧草到邊止是大戶領銀就在本處糶買上倉今據分守參議所呈涼州迤西倉場頗足供應惟莊浪缺乏之甚若肯高其價值減其斗頭人自響應柰何小廉曲謹之人每每避嫌寧可歛怨務潔其身延捱月日苟圖免過倘有緊急徵

調將若之何此在撫臺督處何如耳缺馬之說誠然誠然
六七月間已為莊浪西寧涼州并嚴鎧發去七八千兩此
外別難措給近日曾為貴鎮及延綏懇說馬匹缺乏之故
兵部止奏發一萬二千兩煩差官去陝西布政司領回買
馬仍先過固原給與明文但二鎮分給甘肅止可領八千
兩仍留四千以給延綏可也苑馬茶馬自有御史專管區
區難以干預但聞之吉御史云今歲洮河茶馬該給寧夏
西寧之馬已給甘肅矣陝西取討五百匹若教翰早來留
與本鎮固無不可今各枝兵馬已差官軍領回不可復追
回夷聞已遁歸惟莊浪賊情未定陝西遊兵在彼兩月因
料少草惡馬死甚多臨河有賊恐犯腹裏已掣回蘭金地

方矣遊擊嚴鎧可仍令莊浪二處截殺為當處置回夷諸

回夷聞已遁歸惟莊浪賊情未定陝西連兵在彼兩月因
料少草惡馬死甚多臨河有賊恐犯腹裏已掣回蘭金地

方矣遊擊嚴鎧可仍令莊浪二處截殺為當處置回夷諸
事久未得報示有碍回奏希早發幸

與內閣三先生

僕養疴林下將及十年心如槁木已漠然無與於世事矣
頃者朝廷以邊事起之不得不出當是時
勅詞之隆重恩賚之稠疊兼以邊情告急

主憂臣辱臣子自非病卧床褥豈敢固為辭避此執事之
所知也到邊以來極力整頓稍稍就緒而兩日益昏耳重
足軟每欲陳乞而未敢者以套賊之去留未定河西之警
報方殷故耳適聞 召命驚懼交集衰病如此豈 廟堂
之器目既不能視閱文字跪拜之際動欲歎仆寧能以此

醜態昭示人人此下愚之所不為也辭免疏上

聖明必能憐察然須三先生曲加體悉極力調護使善其歸以終餘年所謂死生骨肉之感也勅至即當南歸自今不復敢通問輒於今日之書預白此意草草激切臨書悵悵

與崔世興光祿

承差回止得一空名方以為訝今書至乃知賢者之無還心也春間所寄二柬俱於八九月方至書郵之不足託如此麻太夫人誌銘久未暇作作矣又未及書今乃寄去煩改教乃可用也閣下在光祿條理精密一歲之間所省不知幾何縉紳推重聞之盤糧科道官云然大拜之階也可賀

可賀老夫衰病之人

朝廷以戎事起之大義所迫不敢

幾何縉紳推重聞之盤糧科道官云然大拜之階也可賀

可賀老夫衰病之人 朝廷以戎事起之大義所迫不敢
不出力疾赴邊罄竭心力大虜伏套而不敢深入回夷雖
入而旋即遁去將士思奮境土晏然所以未敢乞休者以
套賊之去留未定故耳不意忽有 召命自度兩目昏眊
不能閱視文字足膝軟弱跪拜甚艱豈有入 朝之理得
咨後已發一疏拜 勅後又發一疏途間俟 命若三辭
不獲則飄然歸江南耳希為我親造湖東達此誠悃幸勿
以北來望我還我舊物保全而歸 恩典有無皆不敢計

與內閣諸先生

僕老病侵尋自聞 召命憂懼不知所為心神恍惚如醉
如夢得部咨後已上辭疏及貢書政府求為調護保全南

歸且約自今不復敢致書矣是月初三日賚勅官舍至
得奉手劄知執事不能忘情於故人僕亦何敢自外於左
右惟是眼不能視足不能行豈能入朝供職雖

聖皇眷注之隆賢宰相汲引之切而揣躬度力非不欲來
實不能來也若心欲求進口為此言乃天下第一等小人
僕雖至愚決不至此執事亦不忍以此待我也目下發固
原再疏懇辭力疾而行途間俟

命千萬曲賜維持使得就木林下為感何極情激辭迫希
察而恕之

與巡按胡彥史

比者兩遣人奉書久不見回聞憲節出巡階州想因是未

易達左右也忽報洮河之警發兵間承使命至開誦華劄

比者兩遣人奉書久不見回聞憲節出巡階州想因是未

易達左右也忽報洮河之警發兵間承使命至開誦華劄具見為地方至意張鳳兵馬方在靖虜發去最宜然此舉老夫七八月間已料其必然節次移文該衙門處置料草以備調兵支用各官因循不見有處及至告急請兵又稱糧草不敷計今水冷草枯賊不拘有無得利恐即遁去回巢但未知家口頭畜曾同過河否若人畜俱來似有久住之意洮河邊患方自茲始急當大集兵糧防禦如家口牲畜仍在河北決回無疑倘前賊遁去所發兵馬即望差人賫文阻回庶不徒費供億董將近發鈞帖三通錄呈一閱老夫雖聞有召命勅書未到不敢離邊若勅到當即東歸尚容專人告別餘不盡所欲言

與唐提學憲副

忠告德愛謹已祇服衰朽餘齡迫於大義不得已而起議者猶復云、淺薄之不見與於人若此祇當自訟他尚何尤 召命渥恩亦何敢負瞢眼弱足非不欲行實不能行也若拘小嫌而昧大分則所不敢相見伊邇幸卒教之

與王巡撫惟中

疊承報示此地方急務大臣體 國之懷不得不然但發兵已久不知臺下何以尚無消息又鄭總兵翟副使二處文移俱令轉呈知會想次第達左右矣人馬貴精不貴多張鳳一千五百足勝陝西三千若果賊衆兵寡仍令調伊留下鎮戎黑水等處遊兵庶可濟事但聞洮州無草湏急

今收買太抵稍高其價自無不得事勢至此小費不足恤

留下鎮戎黑水等處遊兵庶可濟事但聞洮州無草湏急

今收買太抵稍高其價自無不得事勢至此小費不足恤也
曾令兵備轉呈行取事例銀一二萬兩到彼接濟又未知此銀已發解否此賊若家口頭畜隨來決不回巢蓋避小十王人馬尋殺故也彼處山川險隘雖有精兵健馬難於馳驟要在分布要害出奇設伏所謂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不可輕率貪進望以此意密諭諸將庶可成功不致失事但王叅將貪聲頗著大失人心恐不足託柰何柰何老夫勅書已至難以久駐固原擬於是月十六日啓程賤疾在身從容前進執事幸勿以此介意地方安危所繫私情不足卹也

與席元山宗伯

僕病廢之人 朝廷以戎事起之大義所迫不敢不出到
邊十閱月粗竭心力料理兵糧所喜將士踴躍思奮大虜
伏套而不敢深入回夷雖入而旋即遁去欲俟套賊渡河
即當陳乞休致不意忽有 召命媿懼交集年過七十百
疾交攻豈能入 朝供職上疏懇辭期於必遂不相亮者
以私心窺我巧肆詆誹舉事理之所無者引已死之人為
證不待明者而能辯之僕何足與較惟俟 允命生還江
南足矣昨者人來承教示諄悉切感切感樊紳之變本無
大事所司張大其辭致叨 恩賞區區亦與其列心何能
安故有不得不辭者耳餘非泓穎可託伏惟鑒照

與康德涵

初與桑憲副言今其轉請吾德涵固原會叙一月以罄平

與康德涵

初與桑憲副言今其轉請吾德涵固原會叙一月以罄平生正欲遣使奉邀而行取之命忽下敗興而止且聞德涵已至隴州隨又傳文旆已東歸計將於乾州約會故不及再邀老夫此來朝廷以邊事起之不得不出德涵之所知也到邊數月料理兵糧稍有次第所喜虜賊畏遁地方晏然方將上乞骸之疏不意誤蒙召命然新年七十三歲兩目昏眊不能閱視文字足膝痿弱行動須人挽扶豈能入朝供職得咨後即具疏辭免得勅後又發一疏沿途治疾從容出關如不見允發第三疏即飄然歸江南耳此非知已不敢以告亦孰肯信之哉二十五日至涇州日行一程擬於元旦可至乾州德涵望於初二日到

彼使得飽聆清誨以慰數千里長別之懷諒惟不外

與崔岱屏邦侯

僕老朽無庸於世久矣去歲 朝廷以邊事起之 恩禮
隆重不得已而出到邊以來罄竭駑鈍以圖報稱仗
天之威大賊伏套而不敢深入回虜雖入而旋即遁去八
月間達賊有犯我境者我軍追殺不遺一矢雖止得首級
二十八顆而其餘盡驅之墮河以死僅餘六騎出邊自是
醜虜遠遁邊境晏然方圖上乞身之跡不意忽有 召命
遂起紛紛多口若謂有夤緣復入之謀噫是何言哉是何
言哉已兩次懇辭如
天聽未回至三至四有不但已也然辭免之意亦不為人

言實因賤軀多病目不能視閱文字兩足軟弱步履跪拜

天聽未回至三至四有不但已也然辭免之意亦不為人

言實因賤軀多病目不能視閱文字兩足軟弱步履跪拜
甚是艱辛豈能入朝供職且播醜態於人人哉執事平
日過蒙知愛今晚節末路更希曲為調護致意於當道君
子得還我故物返之山林所謂生死骨肉之感也若曰心
欲求進口為此言是欺
天罔人名教之所不容僕雖庸愚決不至此况年七十有
三來日能有幾何尚不知止而垂涎於聲利之途哉情激
辭迫亦恃高明有以深亮我也

與胡永清兵侍

比承教示體悉之周期待之至斯文至愛如是者復何人
哉中心藏之而已切謂吾人出處因有大分亦須自量其

力如何力如可勉則

君上之恩不敢負也知己之望不可負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衆論之異同何暇計哉若力難驅策雖衆口交譽讒譖不興亦安能匍匐而往以播醜態於人人乎僕今年七十三歲兩目昏眊不能閱視文字又足膝憊弱步履頗艱則屢疏懇辭勢不容已非不欲行實不能行耳慚負國恩罪誠莫贖知我者當有以亮之

與李獻吉憲副

是月六日道硤石舍人趙勝持來翰并得所評箋制府小稿歎服高見平生詩文中事原無苦工信口肆筆好惡不自知然同聲之應竊敢謂西涯後莫可當是任者閱之益

信相見不遠幸先期為我卒事近作督府稿益踈鹵不足

自知然同聲之應竊敢謂西涯後莫可當是任者閱之益

信相見不遠幸先期為我卒事近作替府稿益踈齒不足
觀然道故實備詩史他日或有取焉亦煩細校而去留之
以慰至望欲取道汴河以達徐州為飄然之計到中牟稍
俟有定舟徑登發免汴城人事勞攘請過中牟以罄所懷
諒不外也大抵去年之出勢不得已也出矣竭吾力以靖
三邊用酬知遇予之志也召命下則非區區之所
及矣議者乃妄意吾之出不為三邊為內閣噫是何言哉
是何言哉予雖有口如箕安能塞汜天之浮議惟拂衣而
去與世相忘庶稍可自明耳何以教我俟面乃盡

再與獻吉憲副

鄭州小恙神思輒昏昏接吾崆峒恍如夢寐中語間有述

答懵不自覺舟行一日稍醒家史出焉不覺大咲併故步
殆失之矣老態如此尚可語及天下事哉發舟後阻風阻
淺各一日竟棄座船由長船至溜溝登淮安座船二十三
日至徐州此去當稅駕乎山之阿水之澁睡烟歌月以畢
餘生大江之北無我足跡矣舟中取崆峒集閱之真若捕
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不敢暇焉者不圖先秦古文復
見今日乃知近之學古文者之無所得也文而若此何病
於學古哉樂府歌辭直起兩漢上得風人之意六朝而下
弗論也鄙作本無足觀特欲取正知言亦因以自考非取
必於傳前稿想已校畢張生領回矣寄去自訟稿東遊集
二冊中或有取焉幸明以教我

二冊中或有取焉幸明以教我

與少宰溫先生

老夫曩在京師於執事雖不及時特親就而德學之純懿
器識之宏偉知之稔矣退處山林每切瞻企而未及有所
通者實坐病冗亦體勢宜然頃年有以定策為功者京闈
試題足彌其志中外稱快其見忌者以此然

聖心簡在公望攸歸台衡重任方次第踐登孰得而尼之
入陝以來屢奉翰札不能一一裁謝罪媿老夫病廢
之人 朝廷以戎事起之大義所迫不敢不出到邊十閱
月兵政頗修邊備頗嚴仗

天之威境土晏然幸逃罪責所以未即求退者以套賊未
見渡河恐墮

宵旰之憂耳不意忽有 召命媿懼交集年過七十目不能視足不能行跪拜須人攙扶豈能入 朝供職上疏懇辭期於必遂而不相亮者以私心窺我醜詆厚誣此固不足與辯惟俟 允命生還江南垂盡之年更復何望非道愛不及此敢布腹心萬惟照亮

與李獻吉憲副

舍人康蘭來承附還拙稿四冊評跋甚當凡所指斥皆所嘗致疑者獻吉須溪筆也當箋杜詩乃稱鄙作何足以煩郢斤然西涯不可作非獻吉似無可託者得教大喜過望敬服敬服顧其中見恕尚多心知德愛亦正不須避忌閱來翰猶若有不相亮者涯翁不待言見素每見拙作詩與

文輒加點竄甚至有塗摸數行者必如是乃見吾人情致

苟月苟月舊其口身然尚多八矢行亦正不涯近思履
來翰猶若有不相亮者涯翁不待言見素每見拙作詩與

文輒加點竄甚至有塗摸數行者必如是乃見吾人情致
自異塵俗獻吉愛我處我豈當在素翁下邪餘稿數冊願
不吝一二日之勞槩加評跋附舍人趙勝賈來以慰拳





卷之二

三十三











